

中国央行再度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49次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4年6月16日起,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解读: 货币政策基本取向没有改变

刊登在央行网站的新闻稿指出,“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是指:上年新增涉农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超过50%,且上年末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或者,上年新增小微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超过50%,且上年末小微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按此标准,此次定向降准覆盖大约2/3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

此外,为鼓励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发挥好提高企业资金运用效率及扩大消费等作用,下调其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表示一直以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此次定向降低准备金率就是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金融机构应切实按照信贷政策导向要求,将释放的资金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信贷结构优化。人民银行将对金融机构执行情况加强检查和督导,评估政策效果,保持正向激励作用。

当前流动性总体适度充裕,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没有改变。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央行此前曾在4月22日表示,从2014年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解读: 将提高政策微调的力度和频度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决定再次向部分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措施,以鼓励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小微和三农企业。下一步央行在调结构方面还有哪些举措?如何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央行有关负责人。

问:央行宣布6月16日起对部分金融机构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此举体现央行着力调结构的政策取向,下一步央行在调结构方面有怎样的安排?

答:央行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充分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加大相关政策参数的调整力度和频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投放力度,引导扩大涉农和县域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加大再贴现支持力度。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多项矛盾的综合体现,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总体部署,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优化信贷结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要加强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针对性、精准度和导向力,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积极发挥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拓宽中小微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

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原因何在?目前恰逢年中,我国经济是否再度面临“钱荒”压力?

答: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产品更趋丰富,利率品种也更加复杂多元。从总量上看,2013年银行贷款余额与我国GDP的比值为134.6%,应该说,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充足的。利率水平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表内的、公开的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较平稳,但表外的、不公开的融资方式利率水平较高。二是大型企业融资成本比较稳定,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三是不同行业融资成本也有较大差距,制造业和服务业贷款平均低于房地产和政府平台贷款。



在融资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融资难融资贵更多是结构上的问题,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从宏观层面看,在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资需求都比较旺盛,当资金面回归常态后,投资难以缩减,往往借助各类渠道高息融资,并对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形成挤出。从微观和市场层面看,企业资本金不足、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债务率持续上升,抬高了风险溢价;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一些信托、理财产品存在“刚性兑付”,人为抬高了无风险利率。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上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提高利率,这些政策对我国有溢出效应。此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存款竞争加剧、存在无序竞争的行为,部分金融中介收费不规范等,都是造成目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因素。

问:请问对加快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有何具体对策,如何发挥资产证券化和债券市场在促进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答: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可预期未来现金流收入的资产进行打包,并依托资产现金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的融资活动。从国内外金融市场实践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盘活信贷存量的有效方法。截至2014年5月末,我国共23家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起发行了43单、1793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面临较大压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必须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鼓励创新入手。从国内外实践来看,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阶段。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利于调整信贷结构、降低商业银行资本消耗,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过度依赖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丰富市场投资产品,满足投资者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需求。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债券市场重要创新产品之一,随着我国债券市场快速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也将逐步深化。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通过产品和机制创新,深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积极发挥债券市场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扎实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工作,简化审核程序,提高发行效率,适当扩大基础资产范围,丰富多元化投资群体,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试点的积极性。

专家解读: 央行定向降准或将常态化

对于“央行将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说法,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解读称:“除了降准,还包括再贷款,甚至也包括未来调整利率,都是可以考虑的。”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刘杉表示,此次定向降准虽然扩大了范围,但力度仍然有限,表明央行并不想急于扩大货币供给,避免释放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不过,以央行此前两次定向降准的思路看,实际是想通过逐步扩大定向降准范围,实现全面降准目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月内,央行还可能定向为股份制银行降准。

央行未来定向降准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点一点降,最后跟全面降准的效果一样。另一种可能是最后股份制银行定向降准,国有大行不降,其他股份制银行都降。”

此前,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中心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李志强也向本报预测:“今年央行有可能进一步出台政策,三季度可能还会有稳增长措施,或许还是类似这一次的力度。”

定向降准逐步扩围与全面降准相似

郭田勇分析称,从释放货币总量来看效

果有相似性。定向降准面扩大以后,释放出的货币、新增流动性,和全面降准差异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强调结构性上的问题,毕竟通过定向的方式降准,释放的货币投放到一些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领域的比例会更高。可以认为定向降准扩大效果相当于全面降准,但是从经济结构的效果而言,采取定向降准的方式要更好一些。”

刘杉则认为,央行之所以谨慎从事,一方面要维持“微刺激”的政策宣示,另一方面要避免资金快速流入房地产行业。目前房地产业出现下行趋势,并拖累宏观经济,但由于房地产过度繁荣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并不断加剧地方债务和银行信贷风险,因此,宏观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中央政府既怕房地产崩盘,又担心其出现过度反弹。力争实现房价稳步回落,是宏观决策重要出发点。”

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从总量上看,2013年我国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为134.6%,应该说,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充足的。在融资总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融资难融资贵更多是结构上的问题。”上述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既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发展阶段有关,也有微观主体自身、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原因。

他还表示,从微观和市场层面看,企业资本金不足、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债务率持续上升,抬高了风险溢价;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一些信托、理财产品存在“刚性兑付”,人为抬高了无风险利率。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上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提高利率,这些政策对我国有溢出效应。此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存款竞争加剧、存在无序竞争的行为,部分金融中介收费不规范等,都是造成目前融资难、融资贵的因素。

对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解决办法,郭田勇提出三方面解决办法建议:一方面是释放流动性,使得市场的利率往下走;一方面要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因此能解决企业长期资金来源问题;最后一方面是表外业务进一步规范,“融资难融资贵实际上也是表外和影子银行给催高的”。

郭田勇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主要有赖于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把政府平台、房地产这一块资金需求真正遏制住,剩下的资金也只能往中小企业领域中去。“所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光靠经济领域能完成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

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面临较大压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必须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鼓励创新入手。从国内外实践来看,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加快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阶段。”上述央行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央行将同有关部门继续扎实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工作,简化审核程序,提高发行效率,适当扩大基础资产范围,丰富多元化投资群体,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试点的积极性。”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可预期未来现金流收入的资产进行打包,并依托资产现金流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的融资活动。

刘杉向解释,资产证券化实际上就是把信贷资产打包以后,可以上市流通,相对分散风险。他认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金融工具多了以后,资产证券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美国的金融危机,资产证券化将“风险链延长了”。他表示,信贷资产证券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监管加强,而且怎样把风险分割开这是很重要的”。

而郭田勇则称,信贷资产证券化也是解决融资难题的一方面,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发展资本市场都是一个道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最终制造出了金融市场中真真假假的“钱荒”景象,无形之中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为此,决策层试图通过“定向降准”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通道,在激励更多的资金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同时,在战略上优化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和市场的融资结构。

应当说管理层的良苦用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央行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9%,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7个和22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服务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5%,增速较去年末回升1.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产能过剩行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只有5.9%,增速较去年末回落1.6个百分点。金融市场资金流向的优化,进一步增强了决策层踩大“定向降准”油门的底气。

当然,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通道,仅凭“定向降准”的激励力量还远远不够,为此,策应“定向降准”的改革“组合拳”将陆续打出。据悉,国务院已经责成由银监会牵头,央行、发改委、商务部等参与,全面整顿金融机构不必要的资金“通道”、“过桥”环节,缩短融资链条,同时开展银行业收费专项检查,只收服务费的坚决取消,并降低小微企业担保费用。另外,银监会将出台银行同业交易的新规,限制银行支持影子银行借贷活动的监管套利通道。

必须指出,“定向降准”力度的加大,意味着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预言已成泡影,而且房地产行业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央行报告数据显示,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1542万亿,同比增长18.8%,增速比上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这是我国房地产贷款增速在连续多个季度上升后的首次回落。与此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大部分与房地产有关,同业业务去杠杆化将会继续收缩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未来楼市景气度的恶化或将成为加大经济下行压力的最大风险。

不过,房地产行业这种可以预测的走向,也让决策层“预调微调”变得更加淡定,更加游刃有余。在货币政策取向上,央行不会轻易采取降息或降准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如果未来两三个月内整体经济依然不见显著好转,除了频繁加大逆回购的杠杆作用外,央行还会通过公开市场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向市场输入流动性,而且,央行政策工具箱中的“定向”利器还相当丰富。

首先是再贷款。日前,央行已给国家开发银行定向发放了3000亿元再贷款,专用于推进棚户的改造项目。作为一种“非常规”货币工具,再贷款在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同时可以锁定贷款对象及资金用途,同时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与“定向降准”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是定向购买。央行通过购买国债、金融债、铁道债、住房金融债等政府支持债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债以及中小微企业公司债,提供定向流动性支持。再次是定向放松存贷比限制。可能首先会定向放松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存贷比,增强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支持。最后是定向降息。与“定向降准”针对金融机构不同,“定向降息”直接面向企业,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定向降准是经济转型阵痛期麻药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稳增长、保就业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定向降准确实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然而,除定向降准的“微刺激”手段外,左晓蕾建议仍要考虑一个长期的方法,建立长效机制。

她分析,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虽然不是全面下调,但仍属于危机手段的一种。目前我国经济虽然下行,但仍处于平稳增长的合理区间内,并不需要过多的“危机应对手段”。决策层应有信心承受阵痛的到来,继续坚持“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的精神,狠抓落实,让改革的红利一步一步地有效释放。

左晓蕾比喻道,“我们需要的转型升级是一场在体制、机制和思想上的手术,定向降准就好比是这场手术中的麻药。遇到阵痛是很正常的现象,应抓住麻药缓解痛楚时把手术抓紧进行。”她指出,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不应过于跟随“危机论”的呼声而放松改革的力度和决心,政策需要更强的自信和定力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对于5月份CPI重回2时代,左晓蕾表示,反弹在意料之中,由于自然因素造成价格的涨涨跌跌并非突发性事件。她指出,对于“新高”、“连续”等词并不用过多担忧,每年夏天旱涝情况、猪周期等都会影响到食品价格。2.5%的涨幅距离政府既定的3.5%的上限依然有一个百分点,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此外,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1%。